



歷史、記憶、文本敘事—— 常熟東平孚應王寶卷與廟會

丘慧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摘要

歷史，是一個不斷歷經解構、重構與詮釋的過程。而文本敘事，則是一種記憶與經驗的重新述說。當被國家認可的「雙忠」張巡許遠，成為護國佑民英靈的歷史正統時，地方性知識，如何在不同的述說中，重新生成故事，並與它的處境重新發生關係。

本文以常熟東平王、孚應王及小王寶卷，檢視地方志的相關記錄，探查張巡許遠的雙忠信仰，與常熟社神信仰的嫁接融合過程，梳理代表忠烈的「雙廟」國家祭祀，隨著時空轉移，卻因靈驗應許而與常熟地方神靈逐漸合一，轉變為東平忠靖王、斬鬼張真君、岳瀆厲鬼、青魃菩薩。

常熟寶卷文本敘事中，與張巡許遠的歷史正統正確性大多是斷裂的，「設卷成神」只為了保留常熟民眾特有的記憶；而「為神造卷」又將「東平王」、「孚應王」重歸於歷史主流話語脈絡之中，使常熟一地的社神與雙忠信仰產生連結。而這些寶卷記錄常熟做社活動的一手資料，不只非常少見，彌足珍貴，有助於我們了解今日常熟地區社神信仰的樣貌。

關鍵詞：寶卷、雙忠、文本敘事、歷史正統、社神。



History, Memory and Textual Narrative—— Baojuans of Kings, Dongping and Fuying, and Temple Fairs in Changsu

Chiu, Hui-Yin*

Abstract

History is a process of constantly experiencing 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evertheless, textual narrative is to anew recount memories and experiences. When the pair of nation-recognized royalists, Zhangxun and Xuyuan, became the orthodox of heroic spirit of protecting nation and blessing people, it is worthwhile to know how local knowledge was used, in different narratives, to reconstruct stories and to cre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text again.

This research uses the Baojuans about King Dongping, King Fuying and little kings in Changsu to inspect the realated records in local chronicle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how the belief of the “two-royalist”, Zhangxun and Xuyuan. Integrated with the belief of land god in Changsu. Besides, this research organizes and concludes the “pair of temples”, icon of the royalty, in national worship had gradually unified with the local gods as space-time shifting. As a result, they were transformed into King Dongping Zhongjing, Ghost Zhang Zhenjun, ferocious ghosts in mountains and Qingxiao Buddha.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n the textual narratives of Changsu Baojuan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historically orthodox icons Zhangxun and Xuyuan is almost broken. “Creating texts to form gods” was only to preserve the unique memories of Changsu people; instead, “Creating texts for gods” returned King Dongping and King Fuying back to the mainstream context of discourse which creat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believes of the land god and the “pair of royalists” around Changsu area. However, the first-hand Baojuans recording the worship activities in Changsu are rare and precious, and which help understand the appearance of current local believes in Changsu area.

Keywords: Baojuan, pair of royalists, textual narrative, historically orthodox, land of god.



一、前言

歷史，是一個不斷歷經解構、重構與詮釋的過程。人們所理解的歷史是正史的記載還是地方志的重現？溢出正史的文人詩文渲染，小說、戲曲、講唱文學及民間口傳共構的藝術真實，往往進入人們的記憶當中；於是記憶，成為多重歧異的概念，不僅指向對過往的建構，也指涉對當下民眾對未來的期許。由歷史、記憶共構的文本敘事，往往出現時空的錯亂與斷裂甚至遺忘。

張巡、許遠於安史之亂，死守睢陽（今河南商丘）的事蹟傳誦千古，肅宗下詔於睢陽立雙廟祭祀，為國家祭祀之始，歷代政府或民間屢有封祀，唐宣宗賜繪張巡、許遠像於凌煙閣；唐德宗謚贈張巡為「鄧國公」；宋徽宗謚贈張巡「忠烈侯」，許遠「忠義侯」，民間稱二人為東平忠靖王與孚應王，其後歷代各有官祀私祀。「雙忠」做為護國佑民的英靈，也隨著其功能與角色的演變被稱為「雙忠信仰」，影響所及，中國的華東、華南，甚至台灣，皆可見其崇祀。

筆者長期關注常熟寶卷的發展，對常熟當地許多地方性神靈寶卷充滿興趣，這些地方神靈從何而來？寶卷中的神祇與當地如何發生關係？布魯諾（Edward Bruner, 1924-2020）認為：

文化包含的就是重新述說，下一個述說激發以前的經驗，重新發現這種經驗，並重新生活成故事，使它與新的處境重新發生關係。故事或有結局，可是故事是永遠不會結束的。¹

¹ Bruner, E. M. (1986a). *Experience and its Expression*. In V. W. Turner & E. M. Bruner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P17。本文直接引用吉兒·佛瑞德門（Jill Freedman）、金恩·康姆斯（Gene Combs）著、易之新譯：《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臺北市：張老師文化，2000年）中的引文中譯，頁 70。



常熟地區的《東平寶卷》、《東平孚應王寶卷》、《孚應王寶卷》、《小王寶卷》、《千聖小王寶卷》，以及當地知名的講經先生余鼎君編撰的《千聖小王寶卷》、《雙忠寶卷》等一系列可能與張巡許遠故事相關的寶卷，這些經由歷史、記憶共構而成的文本敘事，正如布魯諾所說的情況，在不同的述說中，重新生成故事，並與它的處境重新發生關係。因此引發筆者研究動機，希望藉由寶卷文本的研究，一窺常熟地方神靈寶卷的特色，及歷史與民眾記憶在一次次的重新敘事後的差距。

有關雙忠信仰研究者眾，其中當以范純武最為詳實，其博士論文《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²，除了探討「雙忠」歷史外，也論及了雙忠信仰擴及其他地方的脈絡，及戲劇、平話等等娛樂形式的發展，並探討宋元道教，將張巡納入體系，並發展至福建、江淮、潮州、台灣等等有一些歷史性的探討。這篇論文影響了後來的研究者，何方《唐至清代雙忠信仰的地域擴展研究——以江淮與東南地區為中心》³、林旻雯《「雙忠」敘事及其信仰當代實踐——以木柵集應廟為例》⁴二篇碩士學位論文皆引用了許多范純武的觀點，更強調雙忠信仰地方性發展；更多受范氏論文響的是針對張巡許遠在潮汕、台灣等的崇祀，或演變為「厖公」信仰的研究，此非本文關注重點，不一一列舉說明。有關常熟東平王孚應王寶卷的相關研究甚少，白若思〈論歷史人物崇拜與寶卷講唱的關係——以中國江蘇省常熟縣的《千聖小王寶卷》為例〉⁵多有著墨；白若思〈江蘇省常熟市寶卷與地方神廟的

² 范純武：《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3年）。

³ 何方：《唐至清代雙忠信仰的地域擴展研究——以江淮與東南地區為中心》（中國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⁴ 林旻雯：《「雙忠」敘事及其信仰當代實踐——以木柵集應廟為例》（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18年）。

⁵ 白若思：〈論歷史人物崇拜與寶卷講唱的關係——以中國江蘇省常熟縣的《千聖小王寶卷》為例〉（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Cults of Historical Persons and Baojuan Storytelling: with Baojuan of the Small King of Thousand Sages of the Changshu Area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興大人文學報》，第50期，2013年，頁265-294。



廟會》⁶、前述林旻雯文亦論及常熟《千聖小王寶卷》、陳泳超《江南地方寶卷文本的創編機制——以常熟寶卷為例》⁷皆有涉及，為本為提供一些思考。

二、從「雙廟」到「雙忠」崇祀

本節先從唐宋歷時性的角度，探討張巡、許遠二人為國殉難後，何時列為國家正祀，再到雙廟與張巡、許遠的崇祀擴散。

（一）建廟崇祀脈絡

張巡（709-757）與許遠（709-757）二人其守城抗賊死守殉城的事蹟，之所以「官得以詳著」⁸，乃因「李翰傳之於前，韓退之序之於後」⁹，張巡好友李翰（?-779 前）上表肅宗（711-762）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¹⁰、「守睢陽以全江淮，而東南賦入得濟中興之需」¹¹，將張巡死守之事定調，而使二人死後得天子封賞《新唐書·張巡傳》云：

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攻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

⁶ 白若思：〈江蘇省常熟市寶卷與地方神廟的廟會〉（*Baojuan (Precious Scrolls) and Festivals in the Temples of Local Gods in Changshu, Jiangsu*），《民俗曲藝》第 206 輯，2019 年 12 月，頁 115-175。

⁷ 陳泳超：〈江南地方寶卷文本的創編機制——以常熟寶卷為例〉，《民間文化論壇》，2021 年第 3 期，頁 57-66。

⁸ 〔宋〕陳東：《少陽集》卷八〈附錄〉，明正德刻本，頁 49。

⁹ 李翰有〈張中丞傳〉，韓愈有〈張中丞傳後序〉。

¹⁰ 〔宋〕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梅堯臣等合撰：《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一十七忠義中〉，清乾隆欽定四庫全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¹¹ 〔宋〕宇文懋昭撰：《古今紀要》卷十一《唐》，文津閣四庫本第 132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600。



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霽雲為上。又贈姚閻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¹²

根據《新唐書》的記載，不只贈張巡封為揚州大都督、許遠為荊州大都督，亦恩及巡子張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許孜為婺州司馬，還於睢陽立廟供奉，歲時祭祀，此為國家祭祀之始。歷肅宗、德宗（779-805）一直到僖宗（873-888），雙廟的國祀地位不曾動搖。歷代政府或民間屢有封祀，唐德宗謚贈張巡為「鄧國公」，唐宣宗（846-859）賜繪張巡、許遠像於凌煙閣；宋徽宗（1100-1125）謚贈張巡「忠烈侯」，許遠「忠義侯」。

高適（704-765）〈過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韓愈（768-824）〈張中丞傳後序〉皆提及睢陽雙廟。¹³宋時睢陽雙廟也被稱為「五侯廟」¹⁴，供奉張巡、許遠外，還有南霽雲（712-757）、雷萬春（701-757）、賈賁（?-756）等人。有關宋代睢陽（應天府，南京，河南商丘）「雙廟」的記載，亦不少見，當地人稱「雙王廟」，范成大、樂史、晁補之皆有論及。¹⁵

然宋代「雙廟」並非張許二人的專屬概念。如蘇舜欽（1009-1049）〈朝奉大夫尚書度支郎中允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事平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護軍賜紫金魚袋王公行狀〉中記載：王質毀吳元濟像，改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當地

¹²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192〈列傳〉第117〈忠義〉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1716。

¹³ [唐]韓愈：《東雅堂昌黎集注》卷十三〈雜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220。

¹⁴ [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一，宋百川學海本，頁5。

¹⁵ [宋]范成大：《石湖詩集》卷十二，四部叢刊景清愛汝堂本，頁68；[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十二〈河南道〉，頁72，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古逸叢書景宋本，頁72；[宋]晁補之：《雞肋集》卷二十九，四部叢刊景明本，頁146。



人稱之「雙廟」。¹⁶又如王象之《輿地紀勝》便記載了供奉死於靖康之難的兩位忠臣鄭驥玉、張叔夜（1065-1127），立「雙廟」。¹⁷范成大《吳郡志》記載蘇州的「雙廟」，供奉的是伍子胥與陳皋仁。¹⁸顯然崇祀的對象都具忠烈特質的歷史人物，只要是在同一祠廟中祭祀，也可能會被稱為「雙廟」。然偶有例外，《輿地紀勝》卷七十四，記載中的「雙廟」不同的這些歷史人物「忠烈特質」，供奉的竟是江濱、黃牛二神。¹⁹

（二）家祀與國祀——江南的「雙廟」崇祀

江南的「雙廟」崇祀，有學者認為是隨著宋室南遷後才有。錢惟善（?-1369）〈海寧州重修雙廟記〉道出鹽官（浙江海寧）雙廟的由來：

張許之祠，世謂雙廟，在江之北，惟睢陽有之。蓋張故鄉也，在江以南，惟鹽官有之。蓋許故鄉也。初廟獨祀許，後祀張，宋紹興八年復增祀南雷姚三公，則從無垢先生請，因題其額曰：雄挺盡節之殿。廟始建不可考，今則始於知縣陳恕，而成於隱居南豐曾伋。邑人祀之惟記，凡有疾疫水旱，無不禱則應。²⁰

因許遠為鹽官人，故於海寧設廟。然雙廟的前身——只奉祀許遠祠廟，究竟何時設立？根據《（咸淳）臨安志》記載，鹽官雙廟源於許國公廟：

¹⁶ [宋]蘇舜欽：《蘇學士集》卷第十六，四部叢刊景清康熙刊本，頁 98-99。

¹⁷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第二十一，清影宋鈔本，頁 377-378。

¹⁸ [宋]范成大：《（紹定）吳郡志》卷十二，擇是居業書景宋刻本，頁 85。

¹⁹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第七十四，清影宋鈔本，頁 943。

²⁰ [元]錢惟善：《江月松風集》文錄，清武林往哲遺著本，頁 58。



許國公廟

在縣西半里。梁大同二年建（縣志云：雍熙四年建）。後增祀張中丞，亦號雙廟。大觀二年賜睢陽廟，額協忠。封許遠忠義侯，張巡忠烈侯，南霽雲忠壯侯，賈賁忠濟侯，雷萬春忠勇侯。紹興八年，鹽官令胡統與邑人禮部侍郎張九成援以請於朝，併增祀南霽雲、雷萬春、姚閻。詔許之，皆賜上公爵，今謂之五國公廟。前後邑令，崇修惟謹。咸淳三年，令吳由，始以十月十六日率邑官寓士祭於廟，識公盡節之日也。²¹

北宋雍熙四年（987），就有許遠廟的存在，²²原本獨祀許遠，後增祀張巡，成為「雙廟」。大觀二年（1108）徽宗頒賜與應天府「雙廟」同樣的稱謂「睢陽廟」，因此江南的「雙廟」崇祀，北宋朝已完成。南宋紹興八年（1138）再增祀南霽雲（712-757）、雷萬春（701-757）及姚閻（？-757）三人。地緣之故，釋居簡（1164-1246）直接把張巡也變成了鹽官人，《北磻文集》〈鹽官慧力寺幹期懺堂榜〉下註明「唐張巡、許遠，宋張九成，皆鹽官人」²³，顯示一般人對雙忠事蹟未必清楚，但對人不親土親的「故鄉人」有著更多的情感連結。

除了鹽官有「雙廟」崇祀，婺州（浙江金華）也有「雙廟」。前引《新唐書·張巡傳》云：「遠子孜婺州司馬」，應同樣也是與許遠有關，王象之《輿地紀勝》所收「婺州碑記」中，有一篇〈張巡許遠雙廟辯〉：

²¹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七十四〈祠祀四〉，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643。

²² 梁大同二年之說似不可信，南北朝之梁，大同二年（536）為梁武帝蕭衍年號，若許國公指許遠，則朝代完全錯亂。若指後梁，後梁定都開封，五代十國之時與江南無涉，鹽官許國公廟建廟歷史，似不應註記後梁，且後梁查無此年號。故採雍熙四年之說。

²³ [宋]釋居簡：《北磻文集》卷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92。



張巡許遠雙廟辯

嘉泰甲子，余謁郡侯南康李公景和，見其追逮土偶，械繫於庭，問其罪，則曰：李侯家眷為祟所擾，故加之罪杖之溪澗，投土偶於深淵，絕其廟食。未嘗不重李侯之果決也。及余之郊外，聽輿人之誦曰：此廟非他，即唐張許之祠也，郡侯意其烹愛妾而無所歸，旋擾其室，既伏其罪，而怪亦絕。余獨念張許置廟始末，郡志無所經見，志乃洪公邁遵銓次，必不逸書。余固未能釋然，後余繙閱故書，見唐張巡傳載：許遠子孜，為婺州司馬。柳子厚南公廟碑載：南霽雲子承嗣，為婺州別駕。今婺之雙廟與倅廡鄰，意者南許二子之所立乎？²⁴

可知婺州雙忠廟的設立，與許遠之子許孜、南霽雲之子南承嗣皆封婺州別駕有關。

唐宋時期，張巡許遠的雙廟，是可祭祀，是為正祠，但有一定的規範：

古人祀典，自祭法所列之外，又有道有德者，死則祭。於瞽宗以為樂祖，此等皆是正祠。後世如忠臣義士，蹈白刃衛患難，如張巡、許遠死於睢陽，立雙廟；蘇忠勇公於邕州死節，甚偉，合立廟於邕。今貢侯立祠於本州亦宜。如漳州靈著王以死衛邦人，而漳人立廟祀之，凡此忠臣義士之祠皆是正當。然其祠宇須官司，為嚴其扃鑰，開閉有時，不與民間褻瀆，乃為合禮。在民間只得焚香致敬而已，亦不可越分而祭。²⁵

敘述中很清楚說到雙忠廟的正祀地位。實際從宋室南渡，雙忠是被列入正祀的，這裡還特別被陳淳（1159-1223）舉出，似乎說明南遷祠廟的影響並不全面。但此處也顯示官祀雙廟僅能歲時祭祀，與一般鄉邑流俗的祠廟不同，並非隨時開放，民間只得焚香致敬而已，不可越分而祭。

²⁴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十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49。

²⁵ [宋]陳淳：《北溪字義》卷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41。



三、從雙忠到東平忠靖孚應王崇祀

代表忠烈的「雙廟」國家祭祀，遙遠歷史記憶的忠臣烈士，感念其捍國衛邦的精神，隨著時空轉移，卻因靈驗應許而與常熟地方神靈逐漸合一，轉變為東平忠靖王、斬鬼張真君、岳瀆厲鬼、青魑菩薩。

(一) 從雙廟到東平忠靖王祠

常熟最早有「東平忠靖王」封號的是《(寶祐)琴川志》所載張有嚴之子：

東平忠靖王祠在其東偏。按王淮陰人張有嚴之子。唐開元元年八月十八日生，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入滅為神，護國救民封成濟侯。宋太祖親征太原，川水泛溢。上憂之，冰忽合，師遂濟。空中見神來朝，加征應護聖使者。熙寧五年陞濟物侯，宰相王荊公令有司勘會靈顯事跡，再封忠懿文定武寧嘉應侯。南渡以來，神復響答於浙間，而此方尤顯著。累封東平忠靖王，邑人尊事之。殿基舊卑隘，淳熙九年重建。²⁶

此記錄東平忠靖王祠所供奉之「東平忠靖王」，為「張有嚴之子」，其生卒年為「唐開元元年八月十八日生，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入滅」(713-726)，乃一不滿 14 歲之童子，生卒年與張巡截然不同，某些研究認為此處的東平忠靖王祠所供奉神靈即為張巡，似可再商榷。²⁷其後《(正德)姑蘇志》、《(弘治)常熟縣志》皆有雷同的記錄。

東平忠靖王在宋朝時，被封為「嘉應侯」。《事物紀原》記載了「嘉應侯」的來源：

²⁶ [宋]孫應時撰，[元]盧鎮補修：《(寶祐)重修琴川志》，收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史部·地理類〉第698冊，頁341。《(寶祐)琴川志》卷十，頁1242。

²⁷ 范純武認為對照《新唐書》、《舊唐書》等各種資料，即知張有嚴子是指張巡。氏著《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頁43。然就資料而言，二者明顯不是同一人。



嘉應侯

熙寧間，百姓共立東嶽張太尉祠，於國城之外東南隅，俗傳神姓張氏，淮陰人，死隸嶽神，主陰府要職，京東州郡往往有祠，世謂張舍人者是也，至此號太尉。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祈有感，始封嘉應侯號。²⁸

此處被稱為嘉應侯的張姓神靈，與《（寶祐）琴川志》所載張有嚴之子籍貫相同，元豐年間光獻太皇太后之事，也與王安石（1021-1086）「令有司勘會靈顯事跡」時間吻合。這裡的張太尉祠，應屬「鄉邑流俗」所設的祠廟，與國家正祀的雙忠無關。《（咸淳）毗陵志》亦載嘉應侯廟：「嘉應侯廟在資聖寺後，神姓張，夫人呂氏（載《建安志》）。始封嘉應侯，後封東平忠靖孚應王，東嶽廟西廡亦有象設。」²⁹《事物紀原》、《（咸淳）毗陵志》兩條資料顯示，嘉應侯與東嶽行祠關係密切，《事物紀原》中百姓所立的張太尉祠，在東嶽行祠裡，且為嶽神；常州的嘉應侯於東嶽廟西廡設立神像。只不過張姓神靈與張巡，就資料顯示，應判為二人，二者尚未畫上等號。做為非正祀的「東平忠靖——嘉應侯——張有嚴之子」的連結，三者所指是同樣的神靈，且在明代之後，有許多「張中丞祠」，與東平忠靖王祠同時存在，似可說明二神之不同。

然宋朝嚴州（浙江）的「嘉應侯廟」，有言「神即張巡也」³⁰。將嘉應侯之名與張巡連結在一起，此時稱「嘉應侯廟」不名「雙廟」，從這條資料判讀出張許二人的崇祀，從「雙廟」到「嘉應侯廟」單祀，且將張有嚴之子與張巡合而為一。

將張巡與忠靖王結合在一起的說法，筆者查到最早的記錄是《南嶽總勝集》：

²⁸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七，明弘治十八年魏氏仁實堂重刻正統本，頁 162。

²⁹ [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十四，〈祠廟〉，明初刻本，頁 90。

³⁰ [宋]方仁榮：《（景定）嚴州續志》卷八，清影宋鈔本，頁 49。



忠靖王殿，王姓張氏，按吳致堯碑云：王諱扞，唐天寶間，家于滑之白馬，一云鄧州南陽，任俠尚氣，置金鎚袖中以擊不平者，安史之難張巡許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死士，得南霽雲以為將因乞師於賀蘭進明，進明弗許，二人誓云以斷指為信，死為岳瀆厲鬼，不放進明。逾月皆死，王夢其家，曰：吾得請於帝矣，命輔南岳為司徒。王諱傳記不一，或諱翼、或乂、或軫、或巡，或稱五代時人，今止取臨淮棄指亭為實。本朝政和二年徭人黃安俊作亂，辰州祈禱感應，申奏勅封靈祐侯，八年因沅州賊潘宗崑作過，奏請加封佑順靈顯公。建炎初，潭州奏請特封忠靖王。告在本廟。昭烈廟額在衡山縣行宮，近又封威顯王。³¹

這裡記載忠靖王姓張，依吳致堯碑文所記，王應是張扞，但作者陳田夫卻又說有各種可能，或張翼、張乂、張軫、張巡，其中鄧州南陽的籍貫與張巡相符。此處模糊的傳說，似已將忠靖王、張巡、岳瀆厲鬼、南嶽司徒合流於一處。

再看《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所載張巡：

斬鬼張真君

公姓張名巡，妻劉氏，妾柳氏，唐玄宗時進士出身，官拜睢陽令。遭安祿山之變，史思明等疊亂，四郊版蕩。公負孤城，臨機應變，不依古法，前後三百餘戰，百戰百克，保障軍中，器械無一不取之敵者。第公性剛烈，每義發，髮豎齒落，則見其始以背城奪旗鼓，繼以艾蒿殺思明，收萬矢於東草出奇之際，整威武于坐食野戰之場，明忠義於泣廟之餘，識人倫於天道之頃，知將令於雷將軍之時，堅士志于殺妾蒸骸之表，洩貞義於厲鬼殺賊之詞。至今霽將軍嚙指于鄰以示信，諸軍伍羅雀炙鼠木食而不攜，然不

³¹ [宋]陳田夫《南嶽總勝集》卷上〈玉冊文〉，宋刻本，頁16-17。



屈於畔逆之逼罵，不跪於鋸解之。吁嗟！堅貞凜冽，曜天射日，真古天地一孤忠哉！後唐、宋歷封為寶山忠靖景佑福德真君。³²

全文較其他地方志多了張巡死守睢陽的忠烈機智行，且「斬鬼真君」之稱，明顯將張巡納入道教體系中。

張巡許遠的雙忠國祀形象，隨時間推移，可能因祠廟年代久遠或祀典失詳，民眾往往自我解釋，以致張冠李戴與鄉邑祠廟、道教神靈開始合流。康豹（Paul Katz, 1961-）提出「回響」（reverberation）的概念，指出神明並非孤立隔絕的存在，而是不斷地透過各種方式、途徑彼此相互的影響。³³常熟地區的張有嚴之子——忠靖王，生平不詳，但因其靈驗事蹟之故，成為「南渡以來，神復響答於浙間，而此方尤顯著」，與張巡事蹟的「蔽遮江淮沮賊勢」、「守睢陽以全江淮」保障江淮之功，二者間的功勳事蹟具有同質性，開始合流。

（二）常熟地方信仰的融合過程

前述舉證隨時空轉移，加上道教吸納民間神祇，張許二人的身分有著不同的轉變。然而張許二人的「雙忠」信仰是否就等同於東平孚應王信仰？最少在常熟一地而言，存在著一些斷裂與架接的痕跡。

《（寶祐）琴川志》未見孚應王之記載，卻於同卷載常熟的白龍神，被封為「靈澤宣惠通濟孚應候」。「孚應昭烈王」相關的記錄較「東平忠靖王」略晚，最早可見於《（弘治）常熟縣志》：「孚應昭王廟洪武二十一年邑民建于東嶽行祠之右，神之姓名事跡無考。」蔣綺為之作註，云：

³² 見王秋桂提供，王必成發行：《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繪圖·附搜神記》（臺北市：聯經，1980年），頁 238。

³³ 康豹著，趙昕毅譯：〈道教與地方信仰—以溫元帥信仰為個例〉，收在康豹：《從地獄到仙境—漢人民間信仰的多元面貌》（臺北：博揚文化，2009年），頁 47。



按本邑祀典所載之外，神廟錯列，考之前志，邑有東嶽行祠凡四，其一在虞山南麓。他若東平忠靖王、孚應昭烈王、中山永定公、翊聖溫將軍、張義士、李烈士、金總管等諸廟，皆宋元及我朝邑人所建。夫嶽神，非邑之所當祀，而其諸神，則張脩撰公所謂：莫詳神之姓名事跡者也，然民俗敬奉於此。³⁴

可知在弘治之前，張許二人並未與常熟的東平王、孚應王重合。探查常熟地區民間廣泛崇祀的神靈中，除元代重修《（寶祐）琴川志》，一直到明代弘治、崇禎官修《常熟縣志》、到清康熙《常熟縣志》、光緒修的《常昭合志》，抑或私修的《常熟私志》、《虞鄉志略》，在祠廟的部分，雖都收錄東平與孚應王廟，然二者並非合廟，而是分祠。

有關所祀之神，也與張、許無涉，除沿用舊志云東平忠靖王為張有嚴之子一說外，其餘皆謂不知神之姓名事跡。從方志的記載，東平孚應二王與張許二人的重合，應與弘治中查燬淫祠密切相關。弘治中常熟縣令楊子器，將未納入國家祀典中的常熟祠廟視為淫祀，大火燬之，與此同時燒燬的除東平王廟外，還有炳靈公廟、總管廟、五顯廟等。姚宗儀《（萬曆）常熟私志》卷六載：

東平王廟。廟在嶽左，按王淮陰人張有嚴之子，唐開元元年八月十八日生，十四年七月二十五入滅為神，護國救民封成濟侯。宋太祖親征太原，川水泛溢。憂之，冰忽合，師濟。空中見神來朝，加征應護聖使者。熙寧五年升濟物侯，王安石令有司勘靈顯跡，再封忠懿文武定寧嘉應侯。南渡來，神響答兩浙，而此方尤著。累封東平忠靖王。宏（弘）治中查燬淫祠，邑人以唐忠臣張巡寔之，其貌厲鬼者，以公有厲鬼賊之語。耳廟下有睢陽泉也，味不減中冷也。廟東有千聖小王祠。

³⁴ [明]楊子器：《（弘治）常熟縣志》卷三，清蔣綺抄本，頁211。



孚應王廟。廟在嶽右。按巫家稱東嶽上相東平王景佑真君，不言張；東嶽右相孚應王昭烈真君，亦不言許。今亦以唐忠臣許遠寔之。³⁵

前段有關東平王的記錄與《(寶祐)重修琴川志》幾乎完全相同，僅少抄了幾個字，以及將東平王的封號由《(寶祐)重修琴川志》的「忠懿文定武寧嘉應侯」改成「忠懿文武定寧嘉應侯」。這段記載很清楚的說明張許二人與東平孚應不相涉，在毀祠之後，張巡許遠才與東平、孚應王畫上等號，可知弘治中常熟縣令楊子器，查燬淫祠的行為與時間，對常熟地區的鄉邑祠廟的影響。《(同治)蘇州府志》同時列有雙忠廟、東平忠靖王廟、孚應昭烈王廟且說明其興廢歷史：

雙忠廟在福山城內，祀唐忠臣張巡許遠，明萬曆間里人張光斗重建，今廢。東平忠靖王廟，在嶽廟左，宋淳熙九年建，國朝順治十三年，邑人王履昌重修。康熙五十九年，邑人張文揚重修。乾隆二十四年，邑人屈曾發修。張大受記，一在方塔寺前，地隸昭文。盧鎮琴川志案：王淮陰人張有嚴之子，唐開元元年八月十八日生，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入滅為神，護國救民封成濟侯，宋太祖親征太原，川水泛溢，上憂之，水忽合，師遂濟。空中見神來朝，加徵應護聖使者。熙寧五年，陞濟物侯，宰相王荊公令有司勘會靈顯事跡，再封忠懿文定武寧嘉應侯。南渡以來，神復響答於浙間，而此方尤顯著，累封東平忠靖王，邑人尊事之。龔立本縣志：明弘治中查燬淫祠，遂以唐忠臣張巡實之，像作厲鬼狀，祠之前有井，品泉者以為勝於虎邱。

孚應昭烈王廟，在嶽廟右。明洪武二十一年建，神事跡莫詳，今祀唐忠臣許遠，蓋又因張廟起義云，國朝乾隆十二年重修。³⁶

³⁵ [明]姚宗儀：《(萬曆)常熟私志》卷六，明抄本，頁 61-62。

³⁶ [清]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卷三十八，清光緒九年刊本，頁 1515。



此處說明雙忠廟在明萬曆重建，既是重建，表示原有，但至清同治修史時，雙忠的供奉，完全被東平孚應取代。弘治之後編修的不論官修或私修的方志，便進入「東平忠靖王廟——祀唐忠臣張巡」、「孚應昭烈王廟——祀睢陽太守許遠」的敘事脈絡中，只不過還是留下東平忠靖王為張有嚴之子的痕跡。

《常熟私志》云：「其貌厲鬼者，以公有厲鬼賊之語」，於是張巡塑像，有了「其貌厲鬼者」的說明。前引《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所載張巡，雖名曰「斬鬼張真君」，其圖像卻是手持笏板的文官形象（附圖一）。《舊唐書·張巡傳》有「臣雖為鬼，誓與賊為厲」³⁷，在宋朝時，就被解讀「厲鬼」³⁸，陸容（1436-1494）在其《菽園雜記》對張巡為厲被誤解，提出論述：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為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欲為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為厲，游魂為變，有所歸往而不為災。」此正伯有為厲之厲。翰之意，蓋欲乞為墓招葬巡等，故云然耳，非解厲鬼字義也。後人多誤解此字，致生邪說。至有以厲即古癘字，謂巡為掌疫癘之鬼，若致道觀塑巡為青面鬼狀。世之譌謬如此，正由誤解此字故也。吳中羽林將軍廟，謠為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廟謠為三姑，而肖三女郎焉。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域也，乃鑿一豬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謠可笑，大率類此。³⁹

《春秋》：「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⁴⁰，所謂的「厲」，是無祀鬼神。只不過這樣的解析，抵擋不住世俗的認知。這種以自身世俗經驗來理解

³⁷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列傳〉第一百三十七下〈忠義〉下，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2640。

³⁸ 〔宋〕胡銓：《澹庵文集》卷二〈遺表〉：「張巡為厲鬼，以殺賊死志不忘」，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抄本，頁19。

³⁹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41。

⁴⁰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昭二〉第二十一，四部叢刊景宋本，頁383。



的替換過程，可以用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認知發展理論來解讀。一般百姓對神祇的崇祀，一如兒童認知發展的機制：同化（*assimilating*）是將新知識和舊有知識類比，並作出關連，接著調適；順化（*accommodating*）是將舊知識的概念模型改變調適，以容納新的內容。當主體將所遇到的外界信息直接納入自己現有的認知結構中，主體對外界信息所做的不僅僅是感覺登記，還配合這些信息進行某些調整和轉換，以使其與主體當前的認知結構相匹配。⁴¹因此影響楊子器毀淫祠，以張巡替代東平王的造型，直接塑成厲鬼，然後又因為「厲」即古「癘」字，於是張巡又搖身一變成為掌疫癘之鬼，故道觀塑張巡為青面鬼狀。

至於張巡許遠如何變成道教神靈？前引陳田夫《南嶽總勝集》提及張巡為南嶽司徒，但卻是張姓神靈中的多種可能之一；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斬鬼張真君」，則是從其孤忠的品德與「厲鬼殺賊」移植而來。俞正燮的《癸巳存稿》中「張王神」將東嶽押案、酆都獄推、景佑真君、瘟神都天等結合在一起：

《太湖縣志》云：宋宣和間，縣人石姓、黃姓者，客東平，無罪陷獄，禱於神。既得脫，乃匿像以歸。祠主追之，啟篋，乃變為箒。至太湖西十里棠梨樹下，二人假寐，夢神言欲居其地，乃為立祠。祠成，神示乩有云：我乃張巡與許遠，同時在東嶽為押案，為陰司都統使。《黃岡縣志》云：明正德時，黃州守盧濬毀淫祠，南門外安國寺右景祐真君廟，亦在毀數。忽降神門皂書，言是張巡，充東嶽押案，酆都獄推，其階為忠烈大夫，又直蓬萊殿，在人間為景祐真君，遂得不毀。《黃陂縣志》以為縣東一里雙忠祠，盧濬時，神附擔水婦人，屬筆留詩。《鄆水縣志》亦有此事，云是巴河睢陽祠。萬曆十三年，知縣閻士選刻之石。建寧徐時作《閒居偶錄》云：其邑鳳山東嶽廟，祀張睢陽。建寧亦祀張睢陽者，蓋以東嶽押案之說，又與登寶庵左祠，皆有廖氏雙像。又永安鎮張王廟，有五人阻祭賽費，皆死。時

⁴¹ 陳英和：《認知發展心理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58-62。



作非妄語者，蓋神必有託以傳。又張自言願為厲鬼殺賊，厲即瘟神都天，今丹徒句容都天降福元帥祠，亦張公也。元武進謝應芳《厲鬼辨》云：無錫人出郭迓神，亦髮青面，吻出四牙，將貌詭異，曰「此張巡也」。《皇華紀聞》云：宿松棠梨宮，南昌吳城鎮（今屬新建）皆有張睢陽廟，其像皆青面赤髮，狀極猙獰。《筠廊偶筆》云：常熟方塔寺青魍菩薩，即張睢陽，赤髮青面，口銜青蛇，如夜叉像，蓋從神志也。⁴²

常熟方塔寺內青魍菩薩的記載普遍流傳，深入人心，竟回過頭影響到歷史人物張巡的形象。朱翔清（1786-1846？）《埋憂集》〈樊遲廟〉：

昔在常熟方塔寺，內有一青魍菩薩，即睢陽張公跡也。赤髮藍面，口啣巨蛇，作夜叉狀。或言公自矢，死當為厲鬼殺賊，此蓋厲鬼之狀。吾邑東平廟，其始本亦以張公與顏魯公並祀，今改城隍廟，其神猶然黑面虬鬚，努目怒視，蓋流俗無知，仍沿其舊。伍髭鬚、杜十姨，亦何地無之耶！⁴³

積非成是的同化與順化過程，「赤髮藍面，口啣巨蛇，作夜叉狀」成為張巡形象的主流認知。

張巡從「死而為厲」原是形容不屈不撓保家衛國的決心，具像化成為「厲鬼」，並再次因「厲」即古「癘」字，發展為以巡為驅鬼辟疫之神，甚或直指為瘟神，甚至是赤髮青面，吻出四牙，狀極猙獰的青魍菩薩；而其職能也從為厲、抗禦外邦、陰兵助戰，再擴大為掌疫之神，及「凡有疾疫水旱，無不禱則應。」⁴⁴等於國於民有功的神祇。

⁴²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張王神〉，清連筠移叢書本，頁283-284。范純武：《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對〈張王神〉已有非常多的考證，本文不再贅述。

⁴³ [清]朱翔清：《埋憂集》卷六〈樊遲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清同治刻本，頁60。

⁴⁴ [元]錢惟善：《江月松風集》文錄〈海寧州重修雙廟記〉，清武林往哲遺著本，頁57-58。



四、設卷成神，為神造卷

馬林諾斯基⁴⁵ (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 1884-1942) 曾說：

文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保留下來的是一種缺乏環境的非生活的東西……故事起源於原始生活之中而不是紙上。當一位專家草率地記下故事，而不能顯示它成長的氛圍時，他給我們的只是一種殘缺不全的真實。⁴⁶

由此可知，文本敘事的研究，不可忽略語境的分析。從目前的方志記錄，東平王的崇祠最晚在宋代已成立，孚應王則遲至明洪武年間，二神與張許重合的時間則是明弘治之後；重合之前的東平王為張有嚴之子，還有一些神奇靈驗的事蹟；而孚應王相對的紀錄，就是語焉不詳。俞正燮《癸巳存稿》在〈張王神〉一條中，條列之資料，雖包含全國性的傳說，但也多是以張巡為主，對本文具參考價值，也可回頭檢視常熟本地神靈關係極為密切的常熟寶卷，從寶卷文本的敘事，探查東平孚應王合流張巡許遠的痕跡。

目前收錄在《中國常熟寶卷》⁴⁷中，與張巡許遠事蹟相關的文本有：《東平寶卷》、《東平孚應王寶卷》、《孚應王寶卷》、《小王寶卷》、《千聖小王寶卷》(二種)，及余鼎君編撰的《千聖小王寶卷》、《雙忠寶卷》⁴⁸。另張家港因 1962 年才由常熟

⁴⁵ 馬林諾斯基，波蘭人類學家，首位以完整文化理論取代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傳播論觀點之學者，有民族誌之父的稱號。

⁴⁶ 〈原始心理學中的神話〉，收在阿蘭·鄧迪斯著，陳建憲、彭海斌譯：《世界民俗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年)，頁 395。

⁴⁷ 常熟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中國常熟寶卷》(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15 年) 以下再次徵引，僅標頁碼，不另出註。

⁴⁸ 余鼎君：《餘慶堂藏本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 以下再次徵引，僅標頁碼，不另出註。



和江陰一部分組建而成，與常熟關係極其密切，故《中國·河陽寶卷集》⁴⁹中所收胡正興抄本《千聖小王寶卷》也一併討論。以下分別簡述之：

1 《東平寶卷》（頁 653-661）

王杏南收藏。

主角是商紂王的弟弟微子，出任黃飛虎的軍師，去平定東僚高麗國的入侵，因有功被封為上相東平王。此卷在董濱徐市一帶流傳，在該地區的東平王里社舉齋宣卷，必講此卷。

2 《東平孚應王寶卷》（頁 662-666）

余寶鈞 1995 年抄本，余鼎君藏。又名《上相東平孚應王寶卷》、《上相寶卷》。

講述商朝末年，陝西朝歌城北門外張繼善的兒子張官寶（武曲星下凡）跟隨玉鼎真人學習法術，後與哪吒、二郎神一起打敗四大天王，興周滅紂。張繼善、張官寶父子被封為東平王、孚應王。本卷在尚湖地區流行。

3 《孚應王寶卷》（頁 667-670）

抄本，余鼎君藏。

講述春秋戰國時，許智夫婦因為饑荒從北京到常熟來，因無子，祈求上蒼，玉皇派靈童下凡投胎，叫許淵，稱孚應王，後來與東平王、千聖小王帶兵保衛琴川，打敗吳王和崑山、太倉等縣的進犯。去世後，皇上敕封許淵為東嶽孚應王之職。本卷最後還講述紀念孚應王春秋兩季堂社的具體情況。有四月初二划龍舟和七月廿一敬神明廟會的描繪。

⁴⁹ 梁一波主編，張家港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中國·河陽寶卷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 年）以下再次徵引，僅標頁碼，不另出註。



4 《小王寶卷》（頁 696-698）

高雲根抄藏。又名《千聖小王寶卷》、《小王卷》

講述宋朝太宗年間，琴川西門外何頭角村劉老頭晚年得子，取名劉聖。劉聖聰明伶俐，十二歲就考得功名，並被太宗皇帝敕封為「千聖小王劉聖正神」。後為官清正，而其兩個書僮王右、王左，被封為東平王、孚應王，白日升天。皇帝敕令琴川造廟宇紀念，而廟中千聖小王居中，東平、孚應王各居左右兩側。最後提及三月廿四劉神生日、七月廿四升天，一年兩次划龍舟。此卷流行於尚湖北濱。

5 《千聖小王寶卷》（1）（頁 699-703）

余寶鈞抄本，余鼎君藏。又名《小王卷》（另一種）。

講述戰國時期印儲君同東平王、孚應王打退蘇州吳王的進攻，保護了常熟。這本卷子應與常熟流行的抗元名將印應雷傳說有密切關係，卷本中的故事與《印應雷寶卷》高度重合。卷中提及東平王姓周，三人同為插香金童下凡，故也同歸上界，葬在印家墳。民眾立廟，依舊是千聖小王居中，東平、孚應王各居左右兩側。尚湖之南調燈紀念，二月廿九日調龍燈，七月十八燒香納紙；湖之北四月初二與七月廿一龍船比賽，上帝敕封印儲君為穹蒼東宮儲君、岱嶽上殿九天傳奏千聖小王。

6 《千聖小王寶卷》（2）（頁 704-710）

余寶鈞改濮之明清末鈔本。

講述唐明皇時代，南陽府鄧州縣松常鎮張巡與蔣院君 46 歲生一子名張倓，文武雙全仗義疏財。然皇帝昏庸無道，導致李林甫勾結安祿山造反，攻打容城，朝



廷派鄧駙馬為主帥，張巡為先鋒。兵困，城中糧草斷絕，只能挖野芋吃，張巡因是瘟星下凡，收瘟攝毒，後因食物吃盡，鄧元帥戰死，先鋒張巡被亂箭射死。張巡的兒子張倓帶兵救援，與安祿山同歸於盡，後被皇帝敕封為東宮儲君岱嶽上殿九天傳奏千聖小王、張巡為左相東平王、駙馬鄧元吉封為右相孚（富）⁵⁰應王之職。卷末提及太平天國時，小王廟被燒毀，神像流落，後由各家輪流迎奉。這一本記述小王做社（即廟會）的盛況，每年二月廿九、三十，七月十八二次出堂社，以及其他出堂過堂的情況。

7 河陽《千聖小王寶卷》（頁 147-149）

張家港胡正興抄本。

講述唐明皇時代，南洋府鄧州縣松常鎮張巡與蔣院君 46 歲生一子名張倓，文武雙全仗義疏財。然皇帝昏庸無道，貪戀美色，導致安祿山造反，攻打荅城，鄧駙馬為主帥，張巡、張國為副將。兵困，城中糧草斷絕，只能挖野芋吃，張巡因是瘟星下凡，收瘟攝毒，後因食物吃盡，張副帥自願犧牲被亂箭射死，故被皇帝封為上相東平王。張巡的兒子張倓也活活餓死，被封為九天傳奏千聖。

這一本與《千聖小王寶卷》（2）非常相似。

8 《千聖小王寶卷》（頁 3-22）

余鼎君依余寶鈞抄本（《千聖小王寶卷》（2））及《常昭合志》記載改寫。同言安祿山造反事，並將張巡之子張倓改名為張亞夫。

⁵⁰ 唱段中寫做「富應王」。常熟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中國常熟寶卷》（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15 年），頁 707。



9 《雙忠寶卷》(頁 23-37)

余鼎君編撰。又名《東平孚應王寶卷》。

此為余鼎君依眾所熟知的張巡許遠事蹟重新編撰為寶卷。張巡於安史之亂時，真源令起兵抵抗安祿山，後與太守許遠等人死守睢陽，最後因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情況下被害。

綜合前述 1-7 種寶卷，可知常熟的「東平王」、「孚應王」存在著身世與姓名之謎。從民間的敘事中，發覺東平王的姓名，有與《封神演義》密切相關的商紂王的弟弟微子；有故事雖脫胎自《封神演義》，人物卻另行設定的張繼善；或是只知其姓的周氏，以及隨意安加的王左。孚應王就更多樣了，有張官寶、許淵及張巡之婿鄧元吉，及同樣隨興命名的王右。與東平孚應王相關的小王，也有劉聖、印儲君，及與雙忠事蹟緊密結合的張倓。

寶卷的文本敘敘事中，1《東平寶卷》和 2《東平孚應王寶卷》，都借鑒《封神演義》，說的是武王伐紂時的故事，與歷史中抗捍安史之亂的張巡、許遠以及張巡之子沒有任何聯繫。與許遠有關的 3《孚應王寶卷》中的許智夫婦移居琴川，求子得許淵（顯然是「許遠」的音訛），十六歲時人稱「孚應王」，這種莫名的安上名銜的方法，不知其所由。其後和又和千聖小王、東平王結交，並四處征伐。最後三人同歸上界，皇帝敕封許淵為「東嶽右相孚應王」，都葬於南門印家墳山。這個寶卷將春申君（戰國）、伍雲召（隋唐）等不同時代的人物混在一起，且東平王與孚應王、千聖小王三人成了結拜兄弟，實在可笑。與之故事相似的還有 5《千聖小王寶卷》(1)，只不過主角換成了印儲君。以兩本寶卷最後結卷的散段為例：



3 《孚應王寶卷》

常言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乃夜老母得病身亡，許淵哭得死去活來，選墳入殮安葬，就在常熟南門離城三裡，買塊墳地，取名印家墳。孚應王守孝。哪知三年未滿，孚應王亦然逝世。那時千聖小王、東平王亦歸上界。幸有大眾代理安葬在印家墳山。後來眾大臣表奏，皇上准奏，個個受封，各處建立廟宇。當有皇上敕封許淵為東嶽孚應王之職，令當地人民塑好神像，建立廟宇，凡民恭敬。(頁 669)

5 《千聖小王寶卷》(1)

常言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乃夜老母得病而亡，儲君十分悲泣。三年孝滿，擇地安葬，就在常熟南門外，離城三裡，買塊墳地，取名叫印家墳山，至今尚在。乃儲君與東平王、孚應王是上界金童星下凡，亦歸上界而去，幸有眾大臣代理，葬在印家墳山之內。乃萬民百姓感其保護常熟太平，故而建造廟宇，永受世間香火。……上帝敕封為穹蒼東宮儲君，岱嶽上殿九天傳奏千聖小王。(頁 702)

除了更換主角，情節套式如出一轍。

以小王為主的寶卷 4《小王寶卷》、5《千聖小王寶卷》(1)、6《千聖小王寶卷》(2)、7河陽《千聖小王寶卷》中，千聖小王、東平王、孚應王三人往往是結拜兄弟，⁵¹四處征伐，並且共同抵抗來犯的戰國春申君、蘇州吳王、無錫李總兵等跨越時空的外患。而 6《千聖小王寶卷》、7河陽《千聖小王寶卷》具體落實了張巡為瘟神下凡，故能有去瘟、除疫、攝毒等職能。

⁵¹ 僅高雲根抄 4《小王寶卷》千聖小王與東平孚應王是主僕關係。



余鼎君重新編撰修改的 8、9 兩本寶卷，⁵²為符合張巡許遠事蹟，直接將東平王、孚應王等同雙忠的張巡許遠，千聖小王等同張巡之子張亞夫。《千聖小王寶卷》他所依據的是余寶鈞抄本及《常昭合志》改寫，因此文本敘事與 5《千聖小王寶卷》(1) 高度重合，只多了一點有關張亞夫抗賊的歷史正確性，卻又保留大量的做社廟會活動的寫實。重編的《雙忠寶卷》盡量依照張巡許遠的歷史正確性敘事之外，最後還加上附記，引用《常昭合志》：

邑人祀張許二公，自元代已然，謂東平孚應二廟，為明弘治中查毀淫祠，始以張許二公實之者，其說亦未必盡然。⁵³

以「其說亦未必盡然」來支撐他改寫的正确性。然前引所謂「邑人祀張許二公，自元代已然」這件事，即便是事實，那也是雙忠的傳統，而非東平孚應王。因此《常昭合志》的記錄，只能說明弘治毀淫祠之後的情況，卻不能解決明弘治之前東平孚應王廟所供奉神靈的相關問題。

檢視這些與東平王、孚應王、千聖小王相關的常熟寶卷，文本透露出流傳在常熟當地的「東平王」、「孚應王」並未與張巡許遠的雙忠信仰畫上等號。如果神靈的崇拜是建立在民眾集體的生活習俗之中，是世代累積下來的思維與信仰，那麼東平王與孚應王雖歷經時代之推移，存在著有禱必應的因素，讓祂受到當地民眾不斷的奉祀。只是從寶卷文本敘事中，與張巡許遠的歷史正統正確性大多是斷

⁵² 有關余鼎君的編創，可參見丘慧瑩：〈江蘇常熟宣卷活動的新變及其意義〉，《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2 期，又收於《閱讀與宣講：吳地寶卷的編創與流通》（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22 年），頁 189-211。白若思：〈論當代中國江蘇省常熟市尚湖鎮「講經宣卷」中出現的「新編文本」現象：以余鼎君「講經」為例〉，《戲曲學報》第十二期，2015 年，頁 101-140。陳泳超：〈江南地方寶卷文本的創編機制——以常熟寶卷為例〉，《民間文化論壇》，2021 年第 3 期，頁 57-66。

⁵³ 余鼎君：《餘慶堂藏本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37。



裂的，「設卷成神」只為了保留常熟民眾特有的記憶；不過也能觀察到6《千聖小王寶卷》、7河陽《千聖小王寶卷》開始將小王的敘事，逐漸位移至雙忠歷史脈絡中，但有趣的是這兩本寶卷又同時與民眾的想像結合，發揮張巡廬神的聯想，成為一種從想像附會（為厲）到事實（青魑菩薩）的文本敘事。而余鼎君認為「東平王」、「孚應王」應在歷史主流話語的脈絡之中，因此「為神造卷」將張巡許遠的雙忠敘事，編撰為《雙忠寶卷》，並且修改原有《千聖小王寶卷》的神主張倓為張亞夫，與常熟一地的千聖小王、東平孚應王產生連結。

五、常熟寶卷中的做社廟會活動

前述千聖小王、東平王、孚應王如果不落實在歷史敘事的脈絡中，成為張巡、許遠、張亞夫的雙忠信仰中，那祂們又是什麼樣的神靈呢？從這些千聖小王、東平王、孚應王相關的寶卷中，或多或少記錄了常熟地方做社、廟會活動的情況，由此推斷祂們原本應是當地的「社神」。⁵⁴ 陳泳超〈社神與土地：江南地緣性神靈的雙重體系——以常熟為中心〉有清楚的說明：

在常熟只要做宣卷活動（大多數人家都會做），每戶都會有兩種表現地域歸屬的神靈出現在疏文裡，一個是土地神（即疏文中的「某某大王土地」），一個是社神（即疏文中夾在「城隍」和「家宅」之間的「里社」）。祂們分屬兩套系統，基本不交叉。土地雖然觀念上可以保佑一方平安，但主要還是一種地區管轄的概念，是「鄉貫」可及的最低層次，類似戶籍警，通常是人死之後去向祂報備勾銷，本區域內的陰間之事都歸祂管，所以土地與

⁵⁴ 有關「社神」的研究者眾，本文不再展開。由於筆者長期與陳泳超教授的研究團隊合作，故有共同的採訪資料。參見陳泳超：〈社神與土地：江南地緣性神靈的雙重體系——以常熟為中心〉，《史林》，2022年04期，頁60-82。



上一級的城隍乃至更上級的東嶽形成了一套比擬于現實行政體系的陰間科層制度；而陽間各種形形色色的祈福避災之事，則大多由社神主管，社作為基層的祭祀共同體，其標誌性的活動就是每年的春秋二祭以及本社社神的誕日活動。⁵⁵

具體呈現在寶卷中就如：1《東平寶卷》的摘要註記寫著「此卷在董濱、徐市一帶流傳，在該地區的東平王里社舉齋宣卷，必講。」（頁 653），可知董濱、徐市一帶的社神是東平王。又余鼎君說他們建華新村是原來的三圖，社神是千聖小王，故叫「小王社」；東邊二圖是「總管社」，西邊四圖是「猛將社」，但這三個圖的土地都是「柴司徒」。⁵⁶我們可從寶卷中看到做社的一手資料，這些記錄著常熟做社活動的寶卷，非常少見，彌足珍貴。《孚應王寶卷》記錄了做堂及廟會活動的情況：

每年春秋兩節香信，上半年四月初二日，下半年七月廿一日。到了四月初二，當地有長者帶班到廟裡做堂士，有黑衣手，大老爺威靈顯赫。做開堂士，老爺下船划龍船，鑼鼓伴奏也。吹鼓手吹吹打打迎接大老爺下船，此時熱鬧非凡也。由各地的鄉紳富戶店東叫了快船來到紅廟開坐，觀看划龍船，還有北潤大河的拳術家練習武藝，聚集了人群，裝扮當鑼船，武功比賽。船上擺好了十八般兵器，每只船上都有一位拳術老師傅跟上老爺船，挨好次序，不能隨便搶檔。夜裡還有夜色划龍船，結起紅綠燈籠，有鑼鼓伴奏，快船上辦好筵席，猜拳吃酒，吟詩作對，有的船上搖寶，碰麻將，熱鬧紛紛。廟場上，還有各種小商買賣，秋粉豆腐擔，趕節場，搖擺渡，搖出水，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看放煙火，熱鬧紛紛也。

⁵⁵ 陳泳超：〈社神與土地：江南地緣性神靈的雙重體系——以常熟為中心〉，頁 63。有關某某大王土地、里社疏文的部分，請見附圖二、三。

⁵⁶ 陳泳超：〈社神與土地：江南地緣性神靈的雙重體系——以常熟為中心〉，頁 63。



四月初二划龍船，七月廿一敬神明。
男男女女都來看，大壩橋頭鬧盈盈。
迎神賽會真鬧熱，家家戶戶要邀請。
穿紅著綠式樣新，搨上軋下游春景。

最好看的是女划龍船，由當地一般小後生，男扮女妝，身上穿的全是女式衣服，腳上穿著花鞋子，戴則墨綠眼鏡，花手巾兜頭，打扮得齊齊整整，十分相像。還有老老頭老太婆等十分好看。

女划龍船實在靈，人人看得喜歡心。
男扮女妝真有樣，眯趣眼看當女人。
全身多是女打扮，身上衣服簇簇新。
腳上著起花鞋子，墨綠眼鏡碧波清。
雪白絹頭腰內卡，花粉拓得亮晶晶。
花手巾兜頭真好看，陌生人看見當女人。
龍船旗傘光彩耀，裁絳師傅手段高。
有力盡用朝前去，龍船盡望倉浜跑。
前船金花先賞到，後船隻吃饅頭糕。
划罷龍船吃社酒，好酒好菜美佳餚。
天曹猛將都出位，保護稻苗收成好。



保護當地神聖像，燒香念佛有功勞。

誰人損壞神聖像，報應昭彰受煎熬。

善有善報從古有，惡有惡報罪難逃。

孚應寶卷宣完成，念佛娘娘去家跑。

一年四季無災悔，闔家老少福壽高。(頁 669-670)。

其中生活日用、吃喝玩樂、江湖賣藝，施放煙火，好不熱鬧。看起來就像是一幅清代清明上河圖。特別被提及的還有男扮女妝的女划龍船，從頭到腳中西合璧的打扮，都被一一描繪。《千聖小王寶卷》(1) 也有差不多的記錄，只是不如《孚應王寶卷》詳細，也沒有女妝划龍船的記錄：

又且四季，按其留念，湖南有調燈紀念，每年一節，二月廿九日調龍燈，七月十八日，燒香納紙，人人供敬，個個信仰；湖北人民每年也有兩個紀念日，四月初二日與七月廿一日，是龍船比賽，十分好玩，而且有鑼船練武功、燒香化紙，十分興旺，上帝敕封為穹蒼東宮儲君，岱嶽上殿九天傳奏千聖小王。

二月廿九調馬燈，紅綠旗傘亂紛紛。

千聖小王當中坐，東平孚應兩邊分。

男男女女成群走，行牌對對向前程。

鑼聲敲得堂堂響，印家墳下等一等。

常熟人民都安樂，全靠千聖小王尊。



親眷朋友都來到，迎神賽會調龍燈。

人人尊敬小王神，家門康泰過一生。

湖北是四月初二龍船賽，大壩橋頭鬧盈盈。

人山人海真鬧熱，男男女女數勿清。

七月廿一划龍船，老老少少敬神明。

再有搖船人練武，人人看得來歡迎。

小王寶卷宣圓滿，收災降福保平安。

今日宣本小王卷，五業興旺永安寧。(頁 702-703)

除此之外，比較特別的是《千聖小王寶卷》(2)，文本敘事非常仔細地描寫現在建華村(原為三圖)小王社的建社過程及做社情形，因小王廟在太平天國洪秀全攻打容城時被清兵燒毀，毛均趁亂帶了小王及太保的神像逃出城，到了琴川，將神像安置在水福庵：

再說三圖裡有一個叫楊三榮，帶領眾人也敬神明，一起到十裡亭水福庵內，想領神像。乃知猛將、總官等大神像都被領去，唯有小王神聖及太保等像仍在庵內。楊三榮就把小王及太保一起請回家來，供在堂前，焚香供敬。大眾祝告小王神聖，保佑人民永無災難。當時眾人議論紛紛，神像如何安身？有的說要造廟，有的說要造庵堂。

楊三榮說與眾人聽，聽我一一說分明。

要搭大社七十二，三十六小社要搭成。



神聖小王挨戶住，逐家逐戶住安身。

保佑六畜多興旺，田中五穀好收成。

大眾個個稱讚好，家家虔誠把香焚。

二月廿九開光日，千聖小王展容顏。

再說楊三榮與眾人商議好，確定每年二月廿九、三十日和七月十八這二次出堂紀念，叫出堂社，又稱大社，小社也在其中。其餘如正月十八日至三月十八每隔二個月過一次堂，叫過堂社。二月廿九、三十日出堂盛會，祈求小熟豐收。七月十八出堂盛會，祈求大熟五穀豐登。十一月十八過堂，是過年社。一到年夜，家家戶戶都來焚香點燭。有個小兒要寄命，三牲祭禮，素供果品等，祈求人口平安，風調雨順。千聖小王有求必應，十分靈驗。(頁 708)

由於去晚了，像猛將、總管這些神靈都被別的社區領走，只好將剩下的小王領回去作為社神供奉。在一開始廟尚未建成，只能「神聖小王挨戶住，逐家逐戶住安身」。也因此出現了的「出堂社」，以及兩個月一次的「過堂社」的情況，據陳泳超的解釋，兩月一次的「過堂社」，並非做社，而是社內家戶輪換供奉的特殊行為。

這個卷本最後一如《孚應王寶卷》般，有著清代清明上河圖的市井生活描寫，而且更加詳細的區分了尚湖之南與尚湖之北的不同情況，尚湖之南的小王廟做社情況：

二月廿九節日到，家家戶戶鬧吵吵。

邀請親朋都來到，看會觀燈好熱鬧。



千聖小王當中坐，東平孚應坐兩旁。
社場上面排香案，家家納紙把香燒。
齋供已畢三聲炮，遊鄉出會起身跑。
鳴鑼開道排鑾駕，紅綠旗飄飄後頭跑。
行牌對對向前行，後頭跟著俏犯人。
身上衣服簇簇新，淡士林短衫黑背心。
花手巾兜得弧弧翹，玄色腰裙兩邊鬮。
鑾駕社在前面走，內班社掌印在中間。
香定社內有看轎，臂香腰鑼鬧吵吵。
廿九日燈會朝東二晷走，三十日朝西四圖跑。
白天出會已結束，晚上花燈要接牢。
村村巷上有花燈，男女老少看調燈。
朱巷馬燈調得好，馬夫牽馬豁虎跳。
青年男子騎白馬，馬鞭子一根手中拿。
高巷調起彩茶燈，少年姑娘手提燈。
青年男子扮喜娘，酒氣濃濃豔灰襪。
陳巷搭灰葛家興，調起十九路軍燈。



掌號小兵吹軍號，洋槍氈帽背上存。

趙家上與大潭濱，調出一起藤牌燈。

手執單刀步調正，威風凜凜向前奔。

曹家角與孫家門，調則二條大龍燈。(頁 708-709)

尚湖之北的情況無論散說或韻唱部分，文字與《孚應王寶卷》幾乎相同，再此不再重覆引出。

從這些寶卷的文本敘事，可看出與東平王、孚應王、小王相關的做社與廟會活動的幾點特質。首先是做社時間與內容，「每年春秋兩節香信，上半年四月初二，下半年七月廿一日」(《孚應王寶卷》，頁 699)，「每年春秋兩節香信」《千聖小王寶卷》(2)，頁 709)，這正符合社神「春祈秋報」的春秋二祭，而其內容，也正是與之共生的節慶狂歡。⁵⁷其次是廟會的重要活動「調燈」及「划龍舟」，《千聖小王寶卷》(1)：「湖南有調燈紀念，每年一節，二月廿九日調龍燈，七月十八日，燒香納紙。」、「湖北人民也有兩個紀念日，四月初二日與七月廿一日，是龍船比賽」(頁 702)、《小王寶卷》「三月廿四正生日，七月廿四上天門，一年兩次划龍船，紀念千聖劉聖人」(頁 698)。「調燈」相當現在的燈會，不同的是加上了如同今日的神靈遶境及陣頭同行。而「划龍舟」也不同於一般認為的端午競渡，而是在四月初二日與七月廿一日，兩次的龍船比賽，應與神靈出巡有密切關係。⁵⁸

⁵⁷ 參見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三聯書局，2022 年)。

⁵⁸ 吳地社神於生日時，例來是要出巡各社里，稱之為「行香」，相當於台灣的媽祖繞境一般，只是範圍較小。而常熟有許多河流湖泊，故不少神靈的「行香」路徑，是以水路為之，如金總管中的老三、部分地區的周神等皆是。



六、結語

在梳理寶卷文本與方志的關係後，因明代國家化、儒家化的打擊異端及去淫祠舉措，導致常熟的東平、孚應王、千聖小王與張巡許遠、張亞夫的雙忠信仰重合；「東平王」、「孚應王」相關的寶卷，在常熟一帶流行，一般做社的葦臺或在不同的里社舉齋常常是必宣之卷，但二神寶卷的文本故事內容卻又極其駁雜，並未與方志記錄有時間性的同步。再從寶卷文本互文影響中，看到相似卻又有著各自差異，除了是地方民眾共同信仰與共同記憶之外，也包含著皮亞傑認知建構理論的同化、順化過程，加上歷史正統話語脈絡，共構成今日所見的常熟東平王、孚應王、千聖小王的信仰樣貌及相關廟會活動，只不過這樣由歷史、記憶共構的文本敘事，依然有許多隙縫有待填補。



七、徵引文獻資料

(一) 原典文獻

-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四部叢刊景宋本。
- 〔唐〕韓愈：《東雅堂昌黎集注》卷十三〈雜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五代〕劉昫：《舊唐書》，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宋〕陳東：《少陽集》卷八〈附錄〉，明正德刻本。
- 〔宋〕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梅堯臣等合撰：《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一十七忠義中〉，清乾隆欽定四庫全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 〔宋〕宇文懋昭撰：《古今紀要》卷十一《唐》，文津閣四庫本第 132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 〔宋〕歐陽修：《新唐書》，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一，宋百川學海本。
- 〔宋〕范成大：《石湖詩集》卷十二，四部叢刊景清愛汝堂本。
-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古逸叢書景宋本。
- 〔宋〕晁補之：《雞肋集》，四部叢刊景明本。
- 〔宋〕蘇舜欽：《蘇學士集》，四部叢刊景清康熙刊本。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清影宋鈔本。
- 〔宋〕范成大：《（紹定）吳郡志》，擇是居業書景宋刻本。
- 〔宋〕胡銓：《澹庵文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抄本。
-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釋居簡：《北磻文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陳淳：《北溪字義》，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孫應時撰，〔元〕盧鎮補修：《（寶祐）重修琴川志》，收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 6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七，明弘治十八年魏氏仁實堂重刻正統本。
- 〔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明初刻本。
- 〔宋〕方仁榮：《（景定）嚴州續志》，清影宋鈔本。
- 〔宋〕陳田夫《南嶽總勝集》，宋刻本。
- 〔元〕錢惟善：《江月松風集》文錄，清武林往哲遺著本。
- 〔元〕錢惟善：《江月松風集》，清武林往哲遺著本。
- 〔明〕楊子器：《（弘治）常熟縣志》，清蔣綺抄本。
- 〔明〕姚宗儀：《（萬曆）常熟私志》，明抄本。
-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清光緒九年刊本。
-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清連筠篻叢書本。
- 〔清〕朱翔清：《埋憂集》，清同治刻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二）近人專書

- 王秋桂提供，王必成發行：《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繪圖·附搜神記》，臺北市：聯經，1980 年。
- 丘慧瑩：《閱讀與宣講：吳地寶卷的編創與流通》，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22 年。



余鼎君：《餘慶堂藏本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

常熟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中國常熟寶卷》，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15 年。

陳英和：《認知發展心理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梁一波主編，張家港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中國·河陽寶卷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 年。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三聯書局，2022 年。

〔美〕阿蘭·鄧迪斯（Alan Dundes）著，陳建憲、彭海斌譯：《世界民俗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年。

吉兒·佛瑞德門（Jill Freedman）、〔美〕金恩·康姆斯（Gene Combs）著、易之新譯：《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臺北市：張老師文化，2000 年。

〔美〕康豹：《從地獄到仙境—漢人民間信仰的多元面貌》，臺北：博揚文化，2009 年。

（三）期刊、學位論文

丘慧瑩：〈江蘇常熟宣卷活動的新變及其意義〉，《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2 期。

白若思：〈江蘇省常熟市寶卷與地方神廟的廟會〉（*Baojuan (Precious Scrolls) and Festivals in the Temples of Local Gods in Changshu, Jiangsu*），《民俗曲藝》第 206 輯，2019 年 12 月，頁 115-175。

白若思：〈論當代中國江蘇省常熟市尚湖鎮「講經宣卷」中出現的「新編文本」現象：以余鼎君「講經」為例〉，《戲曲學報》第十二期，2015 年，頁 101-140。



白若思：〈論歷史人物崇拜與寶卷講唱的關係——以中國江蘇省常熟縣的《千聖小王寶卷》為例〉(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Cults of Historical Persons and Baojuan Storytelling: with Baojuan of the Small King of Thousand Sages of the Changshu Area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興大人文學報》，第 50 期，2013 年，頁 265-294。

何方：《唐至清代雙忠信仰的地域擴展研究——以江淮與東南地區為中心》，(中國)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

林旻雯：《「雙忠」敘事及其信仰當代實踐——以木柵集應廟為例》，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18 年。

范純武：《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3 年。

陳泳超：〈江南地方寶卷文本的創編機制——以常熟寶卷為例〉，《民間文化論壇》，2021 年第 3 期，頁 57-66。

陳泳超：〈社神與土地：江南地緣性神靈的雙重體系——以常熟為中心〉，《史林》，2022 年 04 期，頁 60-82。



八、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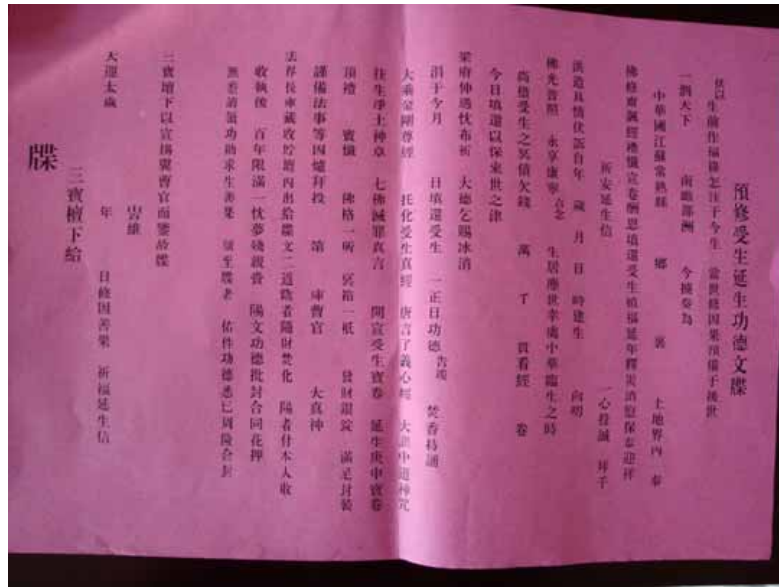
附圖一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斬鬼張真君」⁵⁹



⁵⁹ 見王秋桂提供，王必成發行：《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繪圖·附搜神記》（臺北市：聯經，1980年），頁 237。



附圖二 預做受生牒文



附圖三 高雲根抄 觀音疏文

